

按语

《胶东文学》2026年第10期“文学烟台”栏目,提云积的散文《1988年的摩托车》,真诚怀旧与深沉反思兼具,以单位大院那辆“我”所难以驾驭的摩托车为切入点,在摩托车的炫目与个人困窘的对比呈现中,带领读者重返懵懂、青春的上世纪80年代,一同感受那段虽已消逝,但仍留温度的旧时光。

1988年的摩托车

提云积

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此刻,或者是在此刻之前,我刚拥有它的瞬间,我的脸上明显暴露出的所有激动的神色早已褪去,我做了各种努力都不能使它对我的付出有所回应。我的身体左倾,整个身体的重量,连同它的重量几乎全部压在左腿上。用来爆发冲力的整条右腿的后侧早已出现牵扯的疼痛感,甚至后翘的屁股也感觉到了酸胀。握住它的双手里早已有了汗意,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它给我带来的尴尬。我的脑门上也被细微的汗水覆盖了,从后视镜里会看到前额略带卷曲的黑发有一缕贴在了脑门上。

我无奈地看着它。它根本就无视我的存在,依旧用冷漠的气息回应着我。或许它的冷漠根本就与我无关,这是它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只不过,我恰好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起初,在它的认知里,它的身份足以凌驾于这个世界之上,这个世界须顺应它,它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它只是想把这个世界当作自己的附属品。在一个庞大的展示厅里,中心地带一座凸起的平台,那是它应该独立的位置,它是这个空间的王。平台上方有一束光照下来,在它的身上营造了炫迷的色彩。它在世人的眼眸里尽情展示自己近乎完美的体形,整体流线如水,借助聚光灯反照的亮光,这一切都散发着迷人的气息。甚至是偶尔的动作,也仅仅是为了表现它的与众不同。细微的声息,若有若无的浅蓝色的尾气,这一切都在说明,它的质量优越,或者身份尊贵。

未知的机缘让它与这个世界形成了平行的敌对关系,现实与它开了偌大的玩笑。此刻,我和它就面对面地站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与它的诞生地不同,在遥远的乡下小镇上。它来自一座省会城市,出现在这个大院里完美地体现了设计者对它的认知,善于奔跑,善于负重,甚至是被拥有它的人用来炫耀,这一点可能与它曾经的想法保持了高度一致。

初夏时节的阳光沿着蔚蓝的天际线迢迢而来,照在我身体上时,越过了天上看似固定不动的云朵,漏下来的光线又穿越了高大的毛白杨树的树冠,在我的身上落下了斑驳的影子,阳光到达地面的时候,已经是浅浅的阴影了。

它就在太阳底下,这不是它的选

择,也不是我故意把它留在太阳底下,我没有惩罚它的任何想法。毕竟,它是物,事件的起始与结局不是它能左右的。它有着明艳的外表,如果它是有思想的,也仅仅是依靠人类的活动才能发挥它的功能。

沉默,沉默,一直沉默。我与它此刻已经间隔了时间的长度,空间变得更加空旷。如果没有记忆中初夏的阳光还保持着的明亮色彩填满了这个空间,我会更多地把这个场景当作一幅旧时照片。在这张照片里,它属于静物,我没有行动,也可以被当作静物。在白杨树的阴影里,我已经忘记了进一步的行动,就这么定定地瞅着它在太阳底下发出明艳的红光。

时间过了多久?我早已没有了概念。仿佛有一道光穿越重重阻隔打在我的身上,这道光明显地与初夏的阳光不同,我感受到了硬度,还有一种若有若无看不透的神秘在里面埋伏着。我沿着这道光上行,看到办公室窗户玻璃上有一双眼睛,窗户玻璃乌涂涂的,看不清这双眼睛的内里隐藏着何种情绪波动。窗户下面是迎着初夏时节怒放的月季花,绛玫色,宛如牡丹,花瓣层叠硕大,有一种苦涩的药香,苦涩中隐着淡淡的香甜气息。

这双眼睛的主人是面前办公室的领导。春节前几日已经是阳历1988年2月的开端,我刚到这个大院上班时,便在这个办公室待过。同事们都叫他“文书”,这是他在这个办公室的职务。文书领导着两位年轻人,一位年轻人是我,另一位年轻人比我大一岁,他到这个大院这个办公室比我早两年。他是我的师兄,我们是从一个学校出来的,因为相差无几的机缘走到了这里。过了正月十五,根据安排,我搬到了这个大院南面的一个办公室。

文书的身材敦实,身高顶多一米七。大脑袋近似圆形,头发稀疏卷曲,都向后抿着,能看得见头皮反射的光亮。脸上已经有了属于他的年龄该有的皱纹,眼角的皱纹相比脸上其他部位的皱纹多一些,这些皱纹的重量把他的上眼皮给拉了下来,与下眼皮几乎搭连在一起,近于合上,如果不细看,以为闭着眼睛。只是现在,我明显地感受到有一道明亮的光隐隐地透射出来,如从一口古井的水面反射上来的,看似波澜不惊,实则能穿透被他看到的物体,甚至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作者简介

提云积,山东莱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天涯》《山花》《散文海外版》《青年文摘》《山东文学》《中国校园文学》《湖南文学》等,行文求思想性,注重人文情怀。

在我没搬到南面的办公室之前,南面的办公室只有一位负责人,缺少一位随时听命的办事员,我是不二人选。两个办公室,四个人,每个办公室两人,一位负责人,一位办事员。在明面上可以看得出,两个办公室的人员在数量上达到了某种平衡关系。

我对着文书所在的窗户咧了咧嘴,想用一丝笑意掩饰自己窘迫的情状。他的面部依旧没有丝毫情绪波动。初夏的阳光穿过玻璃窗形成的光影印在文书的脸上,像光线落在一扇陈年的门面上,眼光还是保持着恒定的状态,从不甚明亮的玻璃上穿越出来,看着站在毛白杨树荫里的我,还有在我面前一动不动的它。

可能是我过于蠢笨,我再次把师兄教我的所有操作程序捋了一遍,甚至还把别人发动摩托车的动作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双手握着摩托车的车把,右腿极为轻盈地抬起,越过摩托车车体,像跨上高头大马的狂野汉子,下一刻就要驰骋原野了。左腿稳固地站在地面上用于支撑,右脚踩在摩托车的启动杆上,猛力一踩,作为联动反应,右手握着的车把油门瞬间向内一拧。摩托车发出突突的声音,排气管冒出丝丝缕缕的浅蓝色尾气后便偃旗息鼓,不再有任何声息。

彻底放弃。

大院里人来人往,有同事,也有来办事的百姓,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围拢过来。他们是来看摩托车的,根本不在乎我的窘状,摩托车因为我的无能反而给它营造了一个被围观的机缘。其时,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比我的无能更有吸引力。他们知道,如果是他们,也不一定比我做得更好。大院里鲜有摩托车,武装部部长有一辆崭新的重庆嘉陵70摩托车,黑色的;分管农业的副镇长有一辆二手红色的铃木100摩托车;后来组织委员有了一辆蓝色的铃木100摩托车,也是二手的。这几辆摩托车是私人专属,没人可以染指。大院里更多的是自行车,金鹿牌的二八大杠,飞鸽牌的双手闸,条件好的女同事有一辆坤式小凤凰。还有一辆轻便嘉陵摩托,不带挡位,混合燃油,发动的时候不用脚踩,双手握着车把猛力向前一推,便可启动。驾驶员顺势跳上车座,加油门,屁股冒出青蓝色的烟雾便向前奔跑,只留下脆亮的连续爆发音在身后。

开花石上(组诗)

陈颖

站在开花石上
可以看晨光,看日落
可以看近山,看远海
可以看一幢又一幢高楼
在群楼的间隙
会有人潮川流不息

站在开花石上
一定要收回目光,看自己
看自己,别把思绪交给风
要想一个简单
又不简单的问题——
石头都以花开为名
人的一生
要活成自己钟爱的花朵
并尽己所能
让花朵永不凋零

梦幻粉黛草花海

我把过去的梦
交给这片花海
花海起起伏伏
淹没以往所有的悲痛

我把现在的梦
交给这片花海
花海层层叠叠
任我梦里纵横驰骋

我把未来的梦
交给这片花海
花海波澜不惊
前方虽有不确定
却许诺我一万种宁静

秋辞

于功义

秋把她的歌声
附着云朵,附着晴空
附着南飞鸿雁的翅膀
附着溪流,附着湾塘
附着新农村科学种田的昂扬

那种新天地的巧妆新扮
炫着花花叶叶的绚丽多姿
七彩流光
恍若一身鲜丽时装、娇容羞怯的新新娘

尤其是农家的大园满小园流的丰盈
笑在家家户户的脸庞

只待寒露一显、霜降已过
白花花雪片悄悄登场
秋便抹一眼留恋的山川大地
悄然掩起动听音腔……

一树树红黄的叶片轻轻飘落
在送别
燃起一树大红灯笼的柿果
在颌口照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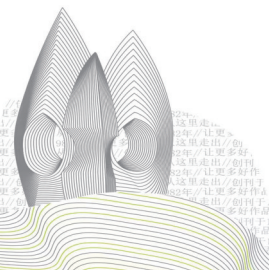
微信小店

发行电话:
0535-6821983

胶东文学 复刊5周年

作品选登(2021-2026)

让更多好作品从这里走出



更多作品请阅读《胶东文学》2026年第10期